

## 歷史與空間

# 王爺信仰連海峽 泉台神緣牽故園

富美古渡，是古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渡頭之一。在古城泉州城南一隅，萬壽路的濃蔭盡頭，車水馬龍的城市立交橋已經取代了古渡昔日的舟楫繁華，《奉憲富美渡頭碑》靜靜豎立在古渡頭，無言地訴說著這裡曾經活色生香的民俗生活和海上交通史話。泉郡富美宮位於晉江下游富美古渡頭之畔，是海內外的王爺信仰朝拜的古蹟和遊覽勝地。明正德年間，富美渡口的民眾創建富美宮，奉祀蕭太傅為主神。蕭太傅於漢宣帝時以清正剛直，愛國愛民著稱，《漢書》讀其「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後遭宦官陷害，被迫飲鴆自殺。歿後百姓立廟祭祀，成為神祇。歷史上，富美宮為泉郡王爺廟的總攝司。

舊時泉州民眾在瘟疫來臨時，為求保境安民，就到富美宮舉行「送王船」儀式。護送王船的神靈即為泉郡富美宮的蕭太傅派出。富美古渡旁並設有專用於製造王船的作坊。造船師傅用木料按帆船的比例，採用真正的造船工藝，船艙、甲板、桅、帆、舵、櫓、槳一應俱全。木製王船造好後油漆一新，同時刻上或寫上船名如「遠順」、「威靈」、「康遠」，寓意美好的福祉。富美宮董事會董事長陳淑賢先生的祖輩就生活在富美古渡頭，已經300多年。據他介紹，過去送王船的民俗儀式相當熱鬧。富美宮造過的王船最大的達十幾米，可放置一百擔左右的貨物。船上通常放有旌旗、鑼鼓、管弦、十八般兵器、柴米油鹽等生活用品、神龕神像及活羊活公雞等。船的桅杆上則掛有「代天巡狩風調雨順」的字樣。送王船日，沿途宮廟舉行祭祀儀式。本村挑選出三到五名青壯年男子擔任水手登上王船，駕駛至晉江口祥芝沃外，王船張航起錨，隨海流漂至台灣海峽。據《泉郡富美宮志》記載，明清以來，台灣接到泉郡富美宮送去的王船共八艘。蕭王爺神威遠播海表，使碧海安瀾，使兩岸民眾物富民安。陳淑賢先生介紹，如此熱鬧的送

王船的習俗已經停辦，建國後富美宮因地制宜，改為贈送木製王船模型給台灣宮廟，祈願兩地風調雨順，瘟疫不生，生理興隆，合境平安。

據泉州史學家吳幼雄教授對《奉憲富美渡頭碑》的考證，碑記之泉郡富美宮蕭太傅信仰民俗傳播路線圖印證着當年富美渡頭和富美宮連通「南北台灣，外洋各海口」的輝煌歷史，這一碑記填補了泉州地方史的空白。如今，蕭太傅信仰分蘊遍佈台灣和東南亞各地，其中僅台灣就多達2,000餘處。泉郡富美宮作為台灣蕭太傅信仰眾信仰的祖廟，深深扎根於廣大台胞的心中。1988年6月17日，泉郡富美宮董事會首次接待來自台灣嘉義縣朴子鎮鎮安宮進鄉團，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台灣首批進香團。鎮安宮理事蔡樹先生率隊從台灣經澳門，歷時30多小時輾轉抵達泉州祖廟謁祖。受到富美宮時任董事長朱坤輝的熱烈歡迎，並獲贈「漢代儒臣」牌匾。鎮安宮此行經台灣媒體報道後，在台灣掀起了尋根謁祖之熱潮，並持續至今。每年到泉州進香的台灣宗教團體絡繹不絕，人數最多時可達800多人。

1993年泉郡富美宮朱坤輝董事一行四人首次訪問台灣30多座分靈宮廟，台灣媒體評價「對提升兩岸宗教文化交流甚有助益」。

2001年6月7日從鯉城富美宮分靈的台灣雲林聚寶宮信眾385人，從高雄經金門直航廈門，到富美宮進香。航運界人士將其視為「小三通」的試航。

上世紀80年代，彰化縣白沙坑富美宮在進香團返台後，回函致謝「踏上祖籍，一聞鄉音，猶如置身家門」，手足同胞欣喜欣慰之情溢於言表。80年代，泉郡富美宮進行一次屋瓦整修，台灣信眾捐贈一對石柱，上刻對聯一副「神明構造海峽道，春風喚起故鄉情」，台灣信眾對泉郡富美宮的故園深情可見一斑。2019年3月7日，泉台第三次蕭太傅信仰民俗



■泉郡富美宮位於富美古渡頭之畔，殿內殿外的木雕、石雕多取材民間流傳的忠孝故事。

作者提供

研討會在泉州舉行。來自台灣和泉州的專家學者、宮廟代表近五百人參加，大會出版學術專著一部共輯錄兩岸提交的王爺信仰研究學術論文86篇。這是繼1995年、1998年至今，兩岸舉辦的第三次蕭太傅王爺信仰民俗學術研討交流盛會，雖然時隔20多年，兩岸之間的聯繫卻從未間斷。誠如福建師範大學博導林國平教授在學術研討會上所言：我們要記住鄉愁，鄉愁在哪裡？在祠堂堂廟裡。這些如若沒了，我們的鄉愁就沒了。泉台民間王爺信仰民俗文化已結「神緣」，成為維繫兩岸信眾情感的一條重要紐帶。

桑梓之情，故園之思。2018年富美宮董事長陳淑賢兩次帶隊參訪台灣，在短短12天裡參訪了台灣32座分靈宮廟，所到之處得到熱情接待。陳淑賢先生表示，那份心情是自己這輩子永遠忘不了的，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強大影響力，感受到了兩岸普通老百姓同一血脈的不可分割的深情。

研討會期間，正值中國民間傳統節日「二月二龍抬頭」，泉郡富美宮將本宮珍藏了20多年的一艘王船贈送給台灣台中玉旨奉天宮。3月9日，這艘彌足珍貴的王船從廈門五通碼頭出發，帶著深情和期盼，為兩岸民眾祈福。

## 書若蜉蝣

# 百德新街·敬誠街·糖街

話說東角一帶（百德新街至糖街）昔日全為怡和洋行所擁有，而香港第一間鑄幣廠亦曾設於此處，現有古物古蹟辦事處所放置的牌匾；今日珠城大廈及柏寧酒店當時仍為貨倉，鄭寶鴻所編的《港島百年街道》亦有談及此地帶；樂聲戲院（今樂聲大廈）早已拆卸，豪華戲院（今百利保廣場）約在1980年至1981年清拆。

維園旁邊一段告士打道原不存在，1955年填平舊銅鑼灣避風塘修建維園，可能為保留仍在使用中的牛奶公司碼頭，特意留下明渠或運河，並很可能接收由掃桿埔谷地（今香港大球場）暗渠流下來的水；牛奶公司碼頭與樂聲戲院旁的停車場即為明渠盡頭。

明渠口位置原本在銅鑼灣花園與毗鄰的蜆殼油站，其時尚未填海；從1957年的銅鑼灣地圖，仍可見告士打道（及後延長）的前身、牛奶公司碼頭及明渠，直至修建海底隧道，明渠填平，開闢告士打道伸延地段，徵用部分維園瀕臨新避風塘之海濱地段，修築維園道；而其後興建東區走廊之時，再削去小部分維園。

百德新街一端連接告士打道，另一端則連接記利佐治街（Great George Street），此街以怡和洋行要員柏德臣（John Johnstone Paterson）命名，其後譯為百德新，他於一戰之時也曾在英軍駱駝隊服務，從而參與伊朗戰事，就從1932年2月至1933年2月、1936年2月至1937年2月、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擔任滙豐銀行主席；及至本港淪陷，他囚禁於赤柱集中營；重光之後，他遂與紐璧堅（D.L.

Newbigging）重開怡和洋行。

記利佐治街西接東角道，東接告士打道，中段與百德新街交界，以英皇佐治五世（George V）命名；牛奶公司在二戰前後在記利佐治街設有工廠，在上世紀60年代初，牛奶公司冰廠養有一隻企鵝，在百德新街踱步；記利佐治街為大丸百貨所在地，1998年結業，改建名店廊商場。

敬誠街（Keswick Stree）一端連接邊寧頓街及禮頓道，以怡和洋行要員占士·莊士頓·凱瑟克（James Johnstone Keswick）命名；凱瑟克為蘇格蘭大家族，幾代人俱參與怡和洋行管理；他在1870年赴遠東，1890年代至1900初，擔任怡和洋行大班；他曾任定例局（即立法會）議員及香港總商會會員，與商人遮打（Catchick Paul Chater）於1889年成立置地公司。

其兄威廉·凱瑟克（William Keswick）於1855年來華，他因而留港工作，隨即加入怡和洋行，並於1859年協助怡和洋行在橫濱成立辦事處；就在1862年，他成為怡和洋行合夥人；1868至1887年任定例局議員，並於1886年擔任高級董事。

糖街全長不過100米長，沿途建築物多為服務印尼人的商店，在公眾假期，聚集不少印傭；糖街鄰近維多利亞公園西南部出口有小巴總站；且說在1874年甲戌風災為患，糖廠所有機器及倉庫存貨俱遭大浪捲入海中，風災之後，維多利亞港的海水據說由鹹變甜，需向英廷報告云云；而不知原因，糖廠一直並無重建，原址僅餘糖營；重光之後，他遂與紐璧堅（D.L.

## 詩詞偶拾

■ 李潔新

## 珠江吟

潮翻雪翎溢珠江，  
蜿蜒激奔射浩洋。  
碧水粼粼蕩煙波，  
清流滔滔懷夢想。  
玉帶銀鏈串城村，  
絲路捷道通遠方。  
遙空萬里透晶瑩，  
岸嶺千迭耀針芒。  
遙望瓊樓廣宇連，  
粉牆軒窗披錦裝。  
彩舟雕車水陸馳，  
鮮貨奢品南北航。  
近覽田疇地蔥蘢，

稻茂果豐散清香。  
纖柳琪花垂嫩色，  
鬧鎮旺村呈吉祥。  
物寶天華穎氣生，  
人傑地靈慨而慷。  
夜若珠蛟臥福地，  
驚濤虎浪拍瑤庭。  
灣區崛起雄心昂，  
咆嘯直往青雲闊，  
曠霄闊海任傲翔。  
風馳電掣追日珠，  
雲蒸霞蔚擁驕陽。

## 生活點滴

■ 羅大佐

## 熏壺

熏壺，就是茶壺，在我們老家叫作「熏（qiu）壺（hu）」。熏壺是泥土燒製的陶瓷品，圓圓的肚子，細細的壺嘴，一個蓋子蓋住上面的進水口，進水口上有一根彎彎的提樑。

熏壺是兒時農村裡用來燒水用的。熏壺裡裝滿水，掛在灶孔門上面吊在木樑上的鐵鈎上，灶孔裡每天煮飯，柴火煙火熏着它，壺裡的水被柴火熏得滾燙後，倒在碗裡放涼後，就可喝了。奇怪的是，熏壺裡面並沒有放茶葉，水開後卻是有點紅顏色的，像茶水一樣，喝起來也有茶的味道。時間一長，熏壺外面結了一層又黑又厚的痂，像鍋巴一樣。童謠「一位老頭黑又黑，屙泡尿來又吃得」說的就是熏壺。

為什麼農村人要用熏壺而不用開水瓶呢？那時候農村窮，買開水瓶要花錢不說，還得要商業部門的供應票，而農村人，是沒有那些供應票的，除非你在城市裡有親戚朋友，人家願意把票給你。再說，燒開水還得用柴火呢，農村的山林都改田改土砍伐得差不多了，柴火還得節約着用。農村人渴了，一般用木瓢從水缸裡舀點冷水來喝也就行了，熏壺裡的茶水一般用來招待客人。熏壺在市場上隨便買，不要供應票，價格也比開

水瓶便宜得多。熏壺很實用，既解決了商業供應票的問題，又省下錢和柴火，很受農人歡迎，幾乎家家都有一個。

小時候家裡姊妹多，父母先後生了我們兄妹七個，五哥不幸夭折於襁褓之中。六姊妹中，我從小調皮搗蛋，和哥哥姐姐關係不好，不受他們喜歡。時間一長，覺得自己將來也不會有什麼出息，心裡比較自卑，性格也比較內向。

一天，家裡來了位客人，父母親不在家，哥哥姐姐出工去了。看着客人又累又渴的樣子，我從熏壺裡倒了一碗茶水出來，遞給了他。

客人感激地看了我兩眼，一咕嚕將茶水喝下。

父母回家後，客人一個勁地誇我，誇我乖，誇我懂事，斷言我將來會有出息。誇得我的臉紅到脖子，誇得哥哥姐姐眼裡露出了嫉妒的神色。而父母，雖然嘴裡仍然數落着我的調皮，臉上則是笑瞇瞇的。也許是受到那位客人的鼓勵，從此以後我盡量不去做調皮搗蛋的事情，哥哥姐姐也一改以前的態度，開始親近我，我的自尊心慢慢地樹立了起來。感激熏壺，是它教給了我做人的道理；懷念熏壺，儘管它早已走入了鄉村的歷史。

## 豆棚閒話

## 潤碑和諛墓

■ 吳翼民

一年一度清明雨，總是像人的眼淚般灑個不停，這就提醒着人們，天也哭了，是念着逝去的親人呢，該給親人去掃墓了。這是新年過後民間最大的一個節日，懷念先我們而去的親人的節日呢。於是通往郊區公墓的道路上擠着密集的車流和人流，還有就是鮮花流。現今掃墓祭奠先人越來越趨向理智、趨向文明了。

但，傳統的掃墓風俗仍存在，不因時勢變遷而變化。

最普遍的一大祭奠習俗就是焚燒紙錠和冥鈔。許多人家提前買了錫箔紙，折了一摞一摞的「銀錠」，算是清明掃墓時焚化給親人的錢財。看着也像啊，銀光閃閃的，在火苗的吞捲下化為烏有，墓前留下一沓玄玄的黃褐色的灰燼；還有香燭線繞下供奉的果品、菜餚以及其它的物事。我就看到有人在墳前焚化了紙折的麻將牌和所謂的出國護照。也許墓主是個「麻將迷」、也許墓主生前嚮往着出國出境遊或移民他國，生前願未了，且讓其死後遂了心願吧。

這年月，清明掃墓時的各種行當居然也沒有絕跡，譬如潤碑和諛墓。

從前，甚或古代就有了這些行當，那時潤碑和諛墓是連在一起的，並且屬於文人的副業。那會兒的人生前要圖虛名，圖虛名多半也為了實利，功名和利祿是密切攸關的，那

麼死後也沒撇開了虛名，於是就在墓碑和墓誌銘上做做文章了。那墓誌銘可是名副其實的文章呢，大抵會請有名望的文人捉筆的。考諸歷史，最早也最有名的墓誌銘捉筆高手當推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文公昌黎先生啦。昌黎先生是當時文壇領袖，名公巨卿死後無不以請他寫墓誌銘為榮，「一字之價，輩金如山」，昌黎公倒也樂此不疲賺取豐厚的潤筆，在寫墓誌銘時難免會應客戶之需多整些溢美之詞。他的潤筆因碑而得，可以稱之為潤碑；他的銘文為抬高潤格而溢美，那就不客氣是諛墓了。韓文公是開了潤碑和諛墓的先河的。我非但不想給古代大文豪臉上抹黑，還得為他記功，——倘無韓文公首倡，中國何來以墓誌銘為載體的源遠流長的殯葬文化？

墓誌銘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寶庫，我曾建議某名人公墓開闢一個墓誌銘陳列館，主要陳列本公墓各位名人的墓碑上的墓誌銘，兼及歷史上留存下的優秀墓誌銘。如是，這個名人公墓的文化範兒就非同尋常了，雖不能與以雕塑取勝而琳琅滿目的俄羅斯新聖女公墓等相提並論，也堪稱別具一格、韻味獨到。

現如今，潤碑和諛墓的行當是遠不能與舊時相比的，我曾在給親人掃墓時遇到過。所謂的潤碑就是代客在墓碑上潤色。且說公墓裡成千上萬的墓碑經了風吹日曬、雨淋雪

濡，上面的字難免要銷蝕要褪色，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年清明上墳的時候用顏色描上一描，俗稱潤碑。那年清明上墳，我是自己帶了紅漆和黑漆及毛筆來給親人的墓碑潤碑的，這時眼前飄來一布幡，上書：「代客潤碑」四字，倒也顯得風雅。執幡的是位鄉間老人，見我自行潤碑，就開言：「如今自己潤碑的也不多了，我是電話預約為客戶潤碑的呢。潤過碑，還要拍個照寄給客戶。」這是幾年前的事了，還沒有微信之類，倘換了現在，經微信照片一發，立竿見影。那老者繼續往下說：「其實最好是小輩自己為長輩的墳潤個碑，表示一年一度來此掃過墓呢。」我聽後就接着他的話茬說：「這麼說，你是代人盡孝嘍？」老者含蓄一笑，挪步離去，那「代客潤碑」的布幡悠然飄過。

現如今的諛墓我也遇到過呢，當然也遠不能與舊時精緻的文字相比較嘍，準確說是「唱墓」，當你在掃墓祭祀的時候，諛墓者趨前來了，就拉起了聲調在你面前唱，唱這墓風水好啦，是龍脈之地啦，墓主非富即貴啦，墓主的後輩不是董事長就是總經理啦，或者不是市長就是省長啦……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掃墓者掏腰包。見其唱罷賴着不肯走，我也只能掏錢打發了之。這般諛墓實在討厭，等而下之。

■ 翁秀美

## 燕子飛時

人們心中的報春鳥。牠們感知敏銳，快下雨時，會貼地而飛，堪稱氣象專家。牠們愛情專一，配偶一旦確定，絕不輕易另覓新歡，常被用來比喻愛情堅貞。「燕爾新婚，如兄如弟。」（《詩經·邶風·谷風》）燕爾，便是指新婚夫妻恩愛和美的情狀。

燕子在古詩文中也傳遞出一種特殊的意象，人們借助燕之形象來讚美春光，歌頌愛情，寄託相思之苦，感歎世事變遷。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晏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偏於春日懷人，煩惱情緒揮之不去，久立庭中對落花，偏有雙飛的燕子往來盤旋，孤獨傷感，更增愁腸。清代學者譚獻謂這兩句「名傳千古，不能有二」（《評詞辨》）。范成大的小詩則歡快明亮不少：底處雙飛燕，啣泥上藥欄。莫叫驚得去，留取隔簾看。多麼美妙的一刻：一明一暗，一動一靜，簾外雙燕忙碌築巢，簾內人悄悄地屏息觀看，歡喜之情溢於言表。

燕子是立在家門前那根電線上跳動的春之音符，是尋常人一家一年一對於春天的期盼，是人們眼中具有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等傳統美德的象徵，是即使離開千里萬里也不會忘記按時回家的遠行遊子。

記得那年春日，西湖。白堤上，一樹桃花一樹柳，在行進中變幻着身形、間距。突然，眼簾中飛進了一對燕子，那般輕巧俊

俏。我停下腳步，腦海中浮現出「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的詩句，是白居易見過的新燕麼？年年花相似，歲歲燕歸來，來西湖尋舊人，湖水依舊，白堤依舊。千年來，人在詩中，燕隨人行，西湖的春天，永遠生機盎然。

人與物，情感總是相互的，因而友愛、和諧、美好。

畫家吳冠中筆下的故鄉，迷濛恬淡。《雙燕》中水墨清新，點與線，黑與白，碼頭流水，老樹新枝，淡淡的卻深深的情藏於其中，如同遠遠幾乎看不見的雙燕，留連不去。《童年》，瀟灑着濛濛水汽的油畫，房屋、水、橋、人，都被攤在漫開的春意裡，屋頂有雙燕翩翩。吳冠中在為《童年》所配的短文中說：……白牆黛瓦，拱橋曲水，小小的帆船，鵝群嘈嘈皆鄉音……特別是燕子，嬰兒時代見到的第一隻飛鳥是燕子。因牠築巢在我們家裡。

春天的畫圖，有姹紫嫣紅，蜂飛蝶舞，又怎少了靈巧的燕子？燕子飛時，春水搖動，春意湧動，燕尾如剪，剪去早春寒，剪得春光無限。燕子飛時，流水人家，芳草遍天涯，如此地美啊。看青杏小，柳綿少，佳人輕笑處，行人情生時，淡淡憂傷，些許惆悵，皆付與東坡妙手，書成一曲《蝶戀花》。